

山还是那一片山，村已旧貌换新颜

好风景为天山脚下农牧民带来好“钱景”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尚升、孙少雄)地处东天山脚下的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曾是边境贫困县之一。近年来，当地坚持走生态发展之路，把旅游扶贫作为重要抓手，走出了一条乡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扶贫新路子。

巴里坤湖是新疆知名自然风景区，紧邻景区的海子沿乡三个村却是“老大难”贫困村。“守着聚宝盆，过着穷日子”，这让海子沿乡党委书记刘军辉感到惋惜，他决定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三年来，当地政府进行巴里坤湖旅游开发，先后建设环湖公路、浮桥、停车场等，在景区修建房屋供贫困户免费经营农家乐、牧家乐，引入马马车、骑骆驼、“驾马驯鹰”等旅游项目。

项目带来就业。卡子湖村的达吾列提汗·巴依旦在巴里坤湖景区当上了环卫工。“一个月1000元，不用出去跑，还能照顾家里老人孩子，心里踏实。”

更重要的是，此举激发了村民旅游脱贫的心气。村民自己动手，自家住宿房装修一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体验。

以前在外打工的马吾列提·阿散夏尔甫夫妇回来开了农家宾馆，白天餐饮，晚上住宿。“光一个夏天的收入就比我俩打工一年收入还多1万元。”

黄油、酸奶子、奶疙瘩、刺绣等有了销路，价格明显提高，仅奶疙瘩就从2016年的每公斤40元涨到现在的90元。不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店掌柜”，参与到旅游、饮食、民俗产品销售，实现了增收致富。

海子沿乡乡景区带动脱贫，远离景区的山村又该如何脱贫致富呢？走进巴里坤县石人子乡韩家庄村，沿路墙壁上一幅幅色彩艳丽的蒙古族风情画卷映入眼帘，不远处，蒙古包飘出袅袅炊烟。

韩家庄村是蒙古族聚集的牧业村，也是重点贫困村。将民族文化和乡村旅游结合带动偏远贫困村脱贫，是韩家庄村选择的路径。

几年前，在外跑长途车的蒙古族汉子蔡建忠回村创业，把家里的老房子改建成蒙古包，开起家庭宾馆。“有山有水有民居，越是原生态的民族村落，越能吸引外地游客眼球。”蔡建忠说，2016年农家宾馆建成后，几个月就陆续来了700多人的休闲度假游客，少则待两三天，多则住十天半月。

人多了，挣钱的机会也就多了。村里养了几十年羊的贫困户成了蔡建忠的“供应商”。“自己养的羊不够游客吃，还得从外面进，去年一共宰了快50只，一只羊能卖800-1000块钱。”蔡建忠说。

巴里坤县还将乡村旅游发展融入“美丽乡村”建设。“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这是大红

柳峡乡昌家庄子村以前的写照。这几年，村里不仅先后硬化、亮化了道路，对街边民宅进行外墙和庭院改造，还成立了专门的保洁队伍。

如今的昌家庄子村，平整的道路像条墨色丝带，串联着一栋栋古香古色的富民安居房，风景如画，天蓝水清，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山还是那片山，村子已旧貌换新颜。三塘湖镇中湖村依托自身“杏乡”资源，开展山乡休闲度假、生态农业旅游，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果园及农庄。当地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加入合作社，年终持股分红。不仅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村民口袋也渐渐鼓了起来。

看着村子新变化，村民干劲十足。接下来乡亲们计划将自家房屋修缮为民宿，让游客留得住、住得久。

西山村的焦枣、杨街村的药用牡丹、霄坑的茶叶……地处长江之滨的安徽池州坚持绿色发展，让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惠民的金山银山。

6月下旬，记者在安徽池州贵池区走访发现，当地以林长制为抓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现代林业，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带动，推动一村一品建设。林业的发展不但让天更蓝、水更绿，还促进了森林旅游、特色产业、龙头企业融合发展。

在海拔500多米的池州贵池区棠溪镇西山村，记者看到，碧水青山映衬着蓝天白云，山林间万亩木村枝繁叶茂，一颗颗晶莹的果实缀满枝头。

“目前西山村焦枣种植面积已达万亩。我们以公司+合作社+枣农+院校”的产业化联合体模式，实现种植、技术、加工、销售一体化协同。统一产销标准，在种植过程中不施化肥农药，确保生态品质。下一步还计划发展山林枣园观光游。”西山枣业发展公司负责人毕学云介绍。

当地人告诉记者，西山村地处山区，过去是出名的贫困村。如今发展山地生态枣业，西山焦枣成了“摇钱树”，老百姓几乎家家盖起小洋楼。

“我一共种了40多亩1600株西山焦枣，一年收入35万元左右。”谈起收成，正在园里劳动的西山村家庭农场主张启权喜不自禁，“以前在外打工一年挣不了多少，几年前回家在公司的带动下，开始种植焦枣，加入焦枣产业联合体，技术、加工、销售这些都不用愁。”

“贵池区结合林长制，发展‘一村一业’生态林业，全区林业总产值达60亿元。”池州贵池区林业局局长杨张华介绍，建成杨街村药用牡丹、四联村林下经济、长垅村茶叶等14个特色产业扶贫基地，新型经营主体带动项目80个，帮助1134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走进梅村镇霄坑村，高山峡谷、茂林修竹映入记者眼帘。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这里不但成为有名的特色景观旅游名村，还是以茶闻名的“茶村”。

“村子1600多人，90%的收入来源于茶叶。由于茶叶品质好，每年茶叶刚上市就被进村收购的茶商一抢而空，4000亩茶叶产出供不应求。”村党支部书记王建伟告诉记者。如今，守住青山绿水，保护茶叶品牌意识已经深入当地村民心中。

王建伟说，村里清产核资，把村民变股民。准备提升改造180亩村级茶园，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集体收入除了给村民分红，还准备用来提升霄坑大峡谷的旅游基础设施。

兴林富民的政策激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业激情。在池州富民茶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用学向记者描述了他的“宏伟蓝图”：借林长制推动林业升级的契机，依托合作社1000多亩的茶花基地及多年培育的名贵茶花品种，打造茶花小镇。

“依托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创建试点和全国首个森林生态标志产品交易平台，池州市在大力推进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型，打响林产品的生态品牌。”池州市林长办副主任丁文说。

好山好水好收成



广西 | 融水
农旅结合
以旅促农

▲日前，在广西融水双龙沟森林旅游度假区，工人在施工建设原生态苗族文化体验馆。

近年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通过加大对双龙沟森林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力度，立足“农旅结合、以旅促农、统筹城乡、全面发展”的战略，打造原生态苗族文化体验馆，多渠道带动当地群众依靠旅游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浙江宁海：“数字村庄”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新华社宁波电(记者裘立华)7月初一天傍晚6时许，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前童镇上溪村的网格员葛吉文的手机上，“村民e点通”平台跳出一条紧急信息：村民李某上山采摘杨梅走失，下落不明。

葛吉文立即通过平台流转给镇综治指挥室、村委会和联村干部，同时向派出所报了警，整个过程用时48秒。100多个村民纷纷响应搜山，最后李某成功被解救。

这是宁海县今年全面启动“村民e点通”村级管理服务平台运作的一个真实经历。

“‘数字村庄’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能给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有利于基层治

理现代化。”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认为，乡村要振兴发展，必须善于发现问题，认真研究问题，切实解决问题，避免发生问题，交流平台至关重要。

据介绍，“村民e点通”是宁海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落实“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的工作交流平台。平台兼具监测、导向、疏解、凝聚功能，能及时反映百姓呼声，宣传政策，了解和监测村庄环境。

前童镇上溪村党支部书记葛大台说，前不久，村里17万招投标的路基项目，有5

位村民通过“e点通”向村两委反应施工存在质量问题，最后在村级服务团队协调下，路基及时得到修缮。

据介绍，宁海县“村民e点通”已向全县363个行政村全面推行，23.28万个村户基本信息将录入平台。目前通过平台上传分流事件信息已达553条，成功调处545条，矛盾疏解率超90%。

为加强“村民e点通”的工作效能，宁海县委政法委要求遇到村级无法解决的事项，由民情网格员负责筛选风险信息后，直接上报到上一级的“e宁波”系统，促成矛盾疏解事了。

从生产“环保漆”到喜摘“富硒桃”

“涂料大王”王志友的生态转型路

新华社石家庄7月17日电(记者秦婧)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蔺家庄村千亩富硒桃园里，皮肤黝黑的王志友正仔细查看每一株桃树的结果情况。茂密的桃林一眼望不到边，轻风吹来，树叶掩映中的小桃子若隐若现。

“别看他现在管理起果树来一板一眼挺专业的，3年前，他可是我们矿区的‘涂料大王’，主要生产经营环保涂料等，在冀鲁豫一带有4家分店，还有50多家代理经销商。”说起弟弟王志友的大胆转行，姐姐王美珍表示理解，毕竟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对中小化工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转型跨度这么大，她还是为弟弟捏把汗。

“当时一个朋友掌握了成熟的富硒桃种植技术，在准备大规模种植时资金出了点问题，找我周转，这时我才第一次了解‘富硒桃’，也第一次知道距自己家几公里的蔺家庄村竟然有几千亩富硒地。”王志友说，彭城镇蔺家庄村有1300余亩耕地，3000余亩荒山都是富硒土地，还是一级水源地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是发展生态农业的“风水宝地”。

十几年的涂料生意让王志友积攒了些资金，一个有钱，一个有技术，就这样，他与朋友一拍即合，一脚踏上了“涂料大王”与“种植大户”的“两栖”发展之路。

2016年，王志友种下了第一批桃树苗，经过科学管护和精心照料，终于在今年迎来了丰收时刻。桃树长势良好，今年将大规模挂果，据估算亩产量将达2000到3000斤，按当前市场价预计将有上百万元的收入。快要见到“回头钱”了，王志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起步阶段持续不断的投入，让他差点放弃。

“从种下第一批桃树苗起，树苗费、土地流转费、人工费、水电等各种费用账单像雪花一样飘下来。”王志友说，他还同时面临着修路、灌溉水网、销路等大难题，三年树苗培育期第二年刚开始，自己就萌生了当“逃兵”的想法。

为了减轻资金压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王志友展现了商人的“精明”一面。2017年起，他在桃树间隔又搞起了油菜、南瓜、红薯等生长期短、收益快的“林下经济”，看着慢慢热闹起来的桃园，“涂料大王”紧蹙的眉头才逐渐舒展开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志友的富硒桃园名气越来越大，蔺家庄村也火了。现在村里的1300亩土地和3000亩荒山都已被承包出去，用来发展生态农业，马家山生态景观区就是今年刚刚开工，以生态旅游、采摘、民俗体验为主的新项目。“现在村里的地大部分都租出去了，农民得到了土地流转费用，还可以在家门口的生态园打工挣钱，收入多了，生活更宽裕了。”彭城镇蔺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金合说。

山东荣成：改厕『改』出新生活

“家家户户早厕改水厕，方便又干净，而且老百姓不花一分钱。”走进山东荣成市荫子镇店子泊村村民王长国家中，只见院角的厕所小房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净整洁。

王长国说，过去的早厕是“两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半边。”味大不说，夏天苍蝇蚊子都碰头，孩子回家都不愿意进去。

谈及农村改厕和污水处理一体化建设，偃岛镇烟墩角村村党支部书记曲学军感触颇深。“以前村里污水直接流到村南河里，河水污染严重，由于天鹅喝淡水，对水质要求非常高，这里天鹅也越来越少了。自从改厕以后，村里建了27处户型污水处理器，全村居民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处理，河水变清了，天鹅多了，游客也多了，去年来我村的游客达20多万人次，冬、春季，户均收入3万多元！”

2015年，山东提出，2016-2018年基本实现全省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全覆盖。记者获悉，荣成市统筹考虑村居地质条件、污水总量等因素确定建设模式，做到“分村定位、一村一案”。对污水能够引入大管网的城区、镇区周边村庄，强化配套管网的方面延伸；对距离管网较远，且排水较为集中的居住点，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对排水较为分散、集中收集困难的村居，建设户用污水处理设施。对内陆一般村，推进卫生改厕，同步实施厕所粪污处理或资源化，不仅做好改厕，还做好厕所粪污后端处理。

“干部们搞改厕很耐心，看到试点的效果很好，大家慢慢都认同、参与了。”王长国说，正是细致、科学的工作，破解了群众“不愿改”“无人改”等难题。

今年是山东落实农村改厕和污水治理的收官之年，荣成市6月份已完成全市的农村改厕和污水一体化建设任务，累计改造农村旱厕11.6万户，配套建设集中污水处理设施129处、户型污水处理设施399处，污水配套管网1100多公里。

三分建，七分管。为保障污水处理设施的长效运行，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荣成市对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全部移交水务集团落实专业化统一管理，市镇两级财政承担全部维护费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记者王阳)据新华社济南电

“神笔马良”的“山村远景图”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陈忠华、孙亮全)“一天，他画了一只没有眼睛的白鹤。一不小心，在它脸上溅上一滴水，白鹤便眼睛一睁，扇扇翅膀飞上天去了。”童话故事《神笔马良》中这样描写。

近日，在燕山山脉深处的一个晋北小山村，记者也听到了这样一个“点画成真”的故事。村民马良1981年绘制了一幅《上北泉村远景规划图》，30多年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家住山西省灵丘县上北泉村的马良出生于1949年，那时《神笔马良》的童话还没有被创作，熟读《三国演义》的父亲为他取名“马良”。马良的爷爷和父亲都会画画，马良因此得以家传，功力还不错。

在马良所绘的这幅“规划图”中，房子整齐排列，河滩果园成片，白的梨花、粉的桃花争相开放，山坡上的梯田里种着庄稼和果树，远处的山上碧绿葱葱……

然而，马良画这张“规划图”的时候，上北泉村却远非如此。

村后的山上和村前的河滩光秃秃一片，没有一棵树。“村子近处的树和灌木都砍光了，村民们砍个柴还得到十来里之外。”马良说。

这幅画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981年，时年29岁的上北泉村党支部书记郑海水决心改变村里的“烂状”。“说‘烂’一点都不夸张，山上没有一棵树，400多人的穷村分成好几派，整天斗来斗去，党员也没个党员样子。”马良回忆说。

连续开了三个晚上的支委会和四个晚上的党员会后，全村统一了思想：种树！“当时也不知道该咋办，就想着多种点树总归是好的，山不就应该是绿的吗？”郑海水说，当时他们还喊出了一个很时髦的口号：给荒山坡上绿装！

形成种树的决议后，全村40名党员对着党旗宣誓，紧接着把“我村要想富，必须要栽树”的口号刷在了墙上。村里让当时担任会计的马良画一幅《上北泉村远景规划图》。一连忙了20个晚上，马良的这幅由广告纸背面拼凑画出的“规划图”贴在了大队部的墙上。

“说来可笑，画的第一片林子竟然是‘丧棒林’。”马良指着画上右侧角落的一块绿色说，“丧棒林”就是柳树林，种柳树是为了解决村民们办白事时孝子手中的“哭丧棒”。缺林少树的上北泉村，当时连一棵柳树也找不到。

村集体把猪圈和羊圈变卖掉，买来了树苗，在村前荒滩上栽种了80亩果园，在村后

山坡上栽种了100亩山楂园。“栽经济树，比种地强。”

“图上开花的地方，到了1987年，基本上都实现了。”马良说，这一年他和村里的代课老师吕洋把“规划图”进行了“升级”，将村里的新想法画了上去。这幅重新绘制的《上北泉村建设示意图》上明白地写着：“上北泉村，经济树200亩，户均2亩，人均40株，人均收入180元。”

20世纪90年代初，上北泉村又开始“向荒山进发”，他们想把“图”中的“青山”也变成现实。

集体没钱买树苗，他们就去附近林场捡人家淘汰的油松苗。“曲里拐弯的树苗太细，自己站不起来，栽的时候就在旁边插根木棍固定上。”马良回忆说，村民们靠出义务工，担水上山，一瓢一瓢把这些树种活。

今年100亩，明年200亩，一年接一年，一棵棵栽树，一片片变绿。郑海水带着村民们“一根筋”式地坚持造林绿化，但凡有生态和造林项目，他们就千方百计去争取，没有就自己想办法，3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而马良所绘“规划图”上的片儿绿色，就像被童话中那支有魔力的“神笔”点画过一样，神奇般地都